



後漢書
十四



特
附
1.735
50



1735
50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穎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

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

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曰遺

之由是曰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

盜賊遊徼備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橐鞬為羌

胡所畏桓帝末曰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

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

則士為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尉坐事

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

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



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

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

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各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

為遂允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

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曰卓為中郎將副左車

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已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

已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記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

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溫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已衛園陵章遂亦進

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

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已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

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

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

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

其運道將軍已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

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

反斷慎運道慎懼乃弃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

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圍糧食之絕進退逼急乃於所

度水中偽立鴈已為捕魚而潛從鴈下過軍續漢書鴈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

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

檿鄉侯邑千戶檿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台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

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

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

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而鼻雄異而性

後漢書

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

王國為王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

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

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為眾所脅感患病死

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為少府

不肖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

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各廩為牢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敵賜

狗態言羌胡心腸敵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敵作慙方言云慙惡也郭璞曰慙忘急性也慙音芳別反慙音芳于反臣不能禁止輒將順

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開上朝廷不能制頗已為慮及靈帝寢疾璽

書拜卓為并州牧令已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

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

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已觀

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

乃私呼卓將兵入朝已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

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

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

之甲已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與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怙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

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請收讓等已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

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劫

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

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

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

及禍亂之事卓已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已與太后同族

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大陳旗鼓而還曰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驍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官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已為政皇帝闇弱不可已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已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已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位一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

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

太后靈帝何皇后 賊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 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

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遷於永安宮遂已弑崩卓遷太尉領前

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郤侯傳音直戀反郤今岐州縣 卓乃與司徒黃琬

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已從人

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人朝不趨劔履

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

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

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

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

言牢固者比自搜索取之也一日牢澆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

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陵

駕其車重載其婦女巨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虛飛廉銅馬之屬巨充鑄焉鍾虛以銅為之故賈

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虛前書音義曰虛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又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各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

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鑿時人巨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

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秘侍中汝南伍

瓊英雄記秘作志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秘音秘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顥等巨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巨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為兗

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英雄記伷字公緒潁川張

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堅所殺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

伍瓊周秘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

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

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秘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巨不及為罪卓既殺瓊

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

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

幸焉

便時謂時日吉便

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

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

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

呂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

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

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呂布纏裹倒立於地熱

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

呂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

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

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

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

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

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

新安澠池間呂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

為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

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略曰熲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遷熲迎中郎

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呂禦山東卓諷朝廷

使光祿勳宣璠音音煩又音音袁反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

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人

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瓜者蓋弓頭為瓜形也轎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轎

竿摩謂相近也今俗以事于人者謂之相干摩

呂弟旻為左將軍封鄴侯兄

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

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迤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

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二門

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

九州春秋曰卓

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

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曰賊至軍眾大亂奔走

堅追擊之軫布敗

大谷

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轎

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轎

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轎

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轎

孫雖在髻鬣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
乃結壘於長安城東呂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
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里二百步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呂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幔飲
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
其眼目呂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
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呂
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
袁術交通遂答溫於市殺之呂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
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叅
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呂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
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眾未有

不斷斬呂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

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

慎漢官儀曰溫穰人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

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忿卓凶

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已見卓字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呂

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

大誑誑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

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津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有人書呂字

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

三年四月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

知其為呂布也

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呂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呂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曰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憤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挾又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王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曰令宮陞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脂肪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

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績縠純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已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呂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惟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惟字稚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曰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亦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嬰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催汜等呂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呂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

詡以太尉掾為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

弃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已攻長安為董公

報仇事濟奉國家已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僮等然之各相

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已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

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眾已為然於是其結盟

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

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揚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即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榮戰死軫已眾降僮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千餘萬與卓故部曲樊

稠李蒙等合袁宏紀曰蒙後為僮所殺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

有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引僮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

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

謂僮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僮等不應自拜署僮為陽武將軍汜為楊列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遂圍門樓共表請同

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僮等葬董卓於

郡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

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杼出之棺何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

天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開大風復破其冢僮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

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僮汜稠共秉朝政濟出

屯弘農呂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

辭乃止更已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庶

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

僮所枉繫者僮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情請收之

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

心欲釋寬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

謀山東

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于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

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

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

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馬之子前涼州刺史种

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稟梟首合兵

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催既而復與騰合催

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

安五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

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

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語良久軍還利告

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

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催等

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

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

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白骨委積臭

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

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虛賦布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

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吕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

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

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由是諸將各相

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記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

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安西將軍

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

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繼將數千人圍宮吕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

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

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催將張苞張龍謀誅催汜將兵夜攻催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入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郛和催汜郛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

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已免催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二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已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記曰濟使天官令孫車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橋士眾咸稱萬歲李催出屯曹陽已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已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 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

聽汜恐變生乃弃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

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

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袁宏記曰熲與楊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

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

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

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

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弃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

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時解即所刺之

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

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袁山松書曰儁年二十五其

天子遂

督戰皆實負其死而瘞之

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

師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竝率其眾數千騎來與

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

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

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

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

備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

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

高十餘丈乃已絹縋而下縋音直餘人或匍匐岸側縋音直上自投死

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已擊披之斷手指

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孫壽山太守秘楊彪董承

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百為傕兵所掠奪凍溺死

者甚眾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史公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西河東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住穴

尚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人

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

公卿已下封邑為列侯邑字之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

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守其壘壘音聖羣賢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已

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

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

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

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

楊安殿張楊已為已功故因已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

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

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已張楊為大司

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

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

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已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

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已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

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

太守袁宏紀曰誅議郎侯所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

中丁冲神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薄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

楊眾議郎羅邵伏德趙粲為列侯賞有功也曹操已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

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東楊

于陽城山畎中大敗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陽徐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

斬之暹懼走并州道為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為張宣所殺胡才李樂

受漢七十一

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
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
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呂段熲為安南將軍封闕鄉侯闕鄉今
也說文闕今作四年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
關流俗誤也醜殺楊以應曹公呂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
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
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
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與馬騰
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
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竝開府後徵段熲為大鴻臚
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
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

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端之子也弟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

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為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

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屯
歷城阜少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獻敘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
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勅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
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
昆弟死者七人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

首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

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署置百官二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

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

論曰董卓初已虓鬪為情詩大雅曰鬪如虓虎因遭崩剝之執剝猶亂也

實剝故得蹈藉彘倫毀裂畿服彘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彘倫攸敘夫呂

剝肝斲趾之性剝剖也斲斬也紉刺剔孕婦則羣生不足已厭其快然猶

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曲也謂忍性屈情擢用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跖之

鄭泰蔡邕何顯荀爽等

曰盜亦有道乎詎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及殘寇乘之倒

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山傾海殘寇謂**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

詩大雅曰上帝版蕩下人卒瘁毛萇注云版反也瘳病也言厲王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

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早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過剝**

成災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曰象龔滔天**方夏崩沸**

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率崩**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矢延**

王輅兵纏魏象周禮中車氏掌王之五輅纏遶也魏象闕也**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魏書卷之四十四

後漢書七十二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祖父嘉光祿勳虞**

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

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

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呂蔬儉率下遷宗

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

逋懸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牛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

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

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王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

烏桓之眾已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

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

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

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人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召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曰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已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

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已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曰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已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戮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已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擇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則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

盧龍塞以易賞祿哉

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

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

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

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

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

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黠武黠猶

慢也數也尚書曰黠于祭祀也

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

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

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

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

備虞焉解見獻帝紀

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已告東曹掾右北

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已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

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

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已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

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

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已武臨之瓚必

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已緒臨事沮議遂斬之已徇

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已同

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

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

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

官屬北奔居庸縣

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

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

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

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

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已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璣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已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已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璣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璣云

公孫璣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

家世二千石璣已母賤遂

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

典略曰璣性辯慧每曰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

太守奇

其才已女妻之

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

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

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璣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璣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

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璣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璣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璣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已璣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璣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璣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璣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阮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詔拜璣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

邊寇每聞有驚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已夜
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
馬已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
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
埽滅烏桓而劉虞欲已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
黃巾三十萬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
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
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
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
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
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
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已報紹槃河在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

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禮已導人設刑已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

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

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於

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為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

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已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逆竄逃亡忝

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

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索因杜預曰纍繫

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踏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

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

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已為印

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皂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

木 昔亡新僭侈漸已即真亡新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紹罪五

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星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

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

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呂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

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已貪憚憚音力舍反

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呂母貴羊公

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

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

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

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

伐荆楚已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相酒寡人是徵誅曹衛已

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臣雖闕茸名非先賢闕猶下也茸細茸音人勇反輒

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續桓

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已所

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已相結而範遂背紹領

勃海兵已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

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

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

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道縣界流入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

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何恃而
不恐 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指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

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

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

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已燕國閻柔素有

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

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

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

與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

開置屯河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

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

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曰法

害之常言衣冠皆自曰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

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

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已鐵為門斥去

左右男人七歲已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

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已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

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

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

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

力耕已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

無覆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已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

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已斷

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已猶能相

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
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
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
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
喪亂僵屍蔽地已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
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
鳥尾歸人滴水陵高潘音丑六反喻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已告急父子
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曰隰起火爲應吾當
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
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即此書如期舉火瓚已爲救至遂便出戰
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
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

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已獨

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

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已輔爲度遠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

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旣爲紹所敗人衆

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

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劉虞守道慕名已忠

厚自牧牧養也易曰甲以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

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左傳曰繕甲兵已臨羣雄之隙舍

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

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少爲諸生

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仕州郡

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四

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呂謙為徐州

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

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

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宜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

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呂

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

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閭宣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

後遂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

城傳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退保郟操攻之不能克乃

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間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

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

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明官殲焉興

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

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

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

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

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呂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

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

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呂賓禮融利

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呂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

朱皓入據其城後為楊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

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

及古則

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已衛國伯珪疎獷武才

趨猛趨音去驕反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為梗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子譚

後漢書七十四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

逢之藁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曰

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

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家廬六年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

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

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接街陌說文

曰駟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駟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穀賤者之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

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

呼紹曰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

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已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

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

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誅宦官

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

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董卓擁制疆兵將有異志今不

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

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

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

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

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

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

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校

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

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

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已聚徒眾英雄因之而

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

矣卓已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邳音口浪反

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已勃海起兵已從弟後將軍術冀

州牧韓馥馥字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畱太守張邈

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

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已討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

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

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

漢書

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為赤旄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

記曰孔伷字公緒陳畱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璋橋玄族子先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

英

師者盡滅之

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

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

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

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

等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上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廚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狗

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覺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志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已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

為報州郡蜂起莫不召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眾恐

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

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已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

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為

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且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

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告于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閣伏于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宮門外

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

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夫舉大

事非據一州無已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

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

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已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

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魏志云諝荀彧之弟說馥曰

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

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

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

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

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已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惟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惟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已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夾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

子送印綬已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已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已存國今欲與卿勦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已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中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收瘦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性剽悍捷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已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

吾心也 卽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

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略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

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已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

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徵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挺

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

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因以書刀自殺 其冬公孫瓚大

破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 威震河北冀州諸

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

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已為前

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

宗城縣東有古界橋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 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

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整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卽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餘眾皆走紹在後十數

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

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

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牆間邪促使諸弩

競發多傷瓚騎眾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

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

年初天子遣太僕趙歧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已書譬紹曰

趙太僕呂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不己和睦曠若開雲見

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

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

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

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涇涇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

西謂之洛津續漢志

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

瘦陶縣有薄落亭

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

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

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

英雄記曰升故為內黃小吏

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

重輜重也載紹

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

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

地斥鹵故曰斥丘

紹還因屯斥丘

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哥有鹿腸山

將六月紹乃出軍入

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文八等皆斬

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

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

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

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興平二

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

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

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

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已討不庭誰能

禦之

左傳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

紹將從其

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

九州春秋圖字公則

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

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

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

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

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

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

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

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

後漢書卷四十四
六
姿容欲使傳嗣乃曰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免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免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且年均曰賢德均則上古之制也左傳曰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曰視其能於是曰中子

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曰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為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為五乘之實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有名則五乘之實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鬪殺二十有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陲而隅為之崩見說苑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

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

徹臣曰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

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曰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曰鷹犬之功故授臣曰

督司諮臣曰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

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劔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一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群

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為大僕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外河南

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曰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

公大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

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曰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曰鷹犬之功故授臣曰督司諮臣曰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劔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一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為大僕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曰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

後漢書卷四十四
六

紹為前將軍封邳鄉侯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

偷榮求利 滑混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 則進可曰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

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與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

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眾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眾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鳩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丞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

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

鳥獸之情猶知號呼 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 臣所曰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

隱憂也 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

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

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

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曰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

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 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捲

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

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曰來世作輔弼咸曰文德盡忠得免

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曰賊臣不誅春

秋所貶 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子予無辜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 苟云利

國專之不疑 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曰

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舍

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 左傳曰今尹南轅反 是

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

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

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曰遠近

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呂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已攜有德攜離也杜黜忠功已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覬重禮已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已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白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起歎歎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傅日磾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日磾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毒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策已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

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呂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呂眾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乎尸鳩鳩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絕邪詔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於是呂紹為太尉封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為大將軍改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戚者不拘常例焉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

人禮舍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兼督

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

子自近使說操曰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就

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

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

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

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

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曰從民心紹曰包白事示

軍府僚屬議者曰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曰

彌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曰審配逢紀統軍事

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

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

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苦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

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舩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

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

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今曰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曰伐

曹操其執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

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取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

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士

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

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言義曰有名伐有罪也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

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

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

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已霸

吳之所已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

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已

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

下邳地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反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

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

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已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

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

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已幾動斯其時也紹辭曰子疾未得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已嬰兒病失其

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

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已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

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

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

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

虛迭出已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人未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

已為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已制變忠臣慮

難已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

夷之禍汗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為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

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占夢卜涇水為崇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逼胡亥使自殺

東臨涇水作之已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

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

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司空曹操祖

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宦徐璜並作妖孽饗饗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為饗貪食

為餐館音 父嵩乞勺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 outcomes 本末曹騰傳

及郭頌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停之叔父 因臧貢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

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闖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標輕也

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標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 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

誅諸閹人無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冒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

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

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遇卓

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中所乘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

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為呂布所敗 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呂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鵠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 授呂偏

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般執孟明等文獻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

復用孟明代晉晉人不敢 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出討敵尸而還事見左傳 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呂直言正

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

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為徐州

牧擗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郟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

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

馬遂得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

引去 黨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曰登成也 故復援於擐甲席

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前書楊雄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魏志曰擐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

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

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 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於西 會後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

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遑離局北鄙之傲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為離局 故使從事中郎徐勲就發遣操使

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

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羣談者受顯誅腹議

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道路曰

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

鉗以木銜其口也鉗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

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

操因睚眦被呂非罪笞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觸

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舍聽

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

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實皇

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

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

繳充蹊阬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埒是已充豫有無聊之

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天下無道人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

無道之臣於操為甚莫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莫可彌

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

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除忠

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已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丹北

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

河為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

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

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

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

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

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優右執彫虎唯象未試馬良

弓勁弩之執

文子曰狡兔得而獵者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并州越太行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

史故言越太行山而來助

青州涉濟潔

紹長子譚為青州刺史濟潔水名在今齊州界潔音他合反

大軍汎黃河巨角其前

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

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是也荆州謂對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

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已焚飛蓬

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於秋蓬

覆滄海而注燦

炭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尅必也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

絕操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已拘質懼篡逆之禍因

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據陳琳集此檄

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

之辭者非也

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

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

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已與之曰執存則

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

懼焉授曰已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已為資我雖剋伯珪眾實

疲敝而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

弱姬今之謂乎

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姬周姓方言蚩恃也六國恃惑侵弱周室遂為秦所併也

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

斬之

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

紹乃度河壁延津南

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雷酸棗縣北有延津

沮授臨船歎曰上

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已疾退紹不許而意恨

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

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

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鄆元水經云荊蕩渠經曹

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

紹進保陽武

陽武今鄭州縣

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

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

師宜徐持久曠已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

不利

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墀東西四十里為屯操亦分營與相當

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

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在焉

皆蒙楯而行

楯今之旁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

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

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

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車

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

紹為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為長塹已拒之又遣奇兵襲

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

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

支軍於表已絕曹操之鈔

以支軍為瓊等表援

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

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

為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會攸家

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

等時宿在烏巢

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

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

往攻破瓊等悉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跪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

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已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

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賈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

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

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

魏志曰張郃字雋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

則事去矣郭圖曰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圍解又更譖郃快軍

敗郃懼歸太祖

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

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

其手曰孤已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眾聞紹在

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

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

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

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十二年曰紀

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

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
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復自高復音平短於
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
忌不亮吾忠而吾數已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
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
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
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
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
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官度之敗審
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
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已岱
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紹
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毘兄也見魏志紹
曰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呂二子在
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

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
擊定之白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
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未及定嗣
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
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逢紀審配宿已驕侈為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
隙眾已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
為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西川地鳳圖

後漢書七十四上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紹子譚

後漢書七十四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之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

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

方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呂御四

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

荆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

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

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問其

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劉表呂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

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是呂

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

願等言太公者尊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楚荆州也勦力乃心共獎王室

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呂繼洪業宣奕世之德

履丕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

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

股肱分成二體匈膺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

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

相能也日尋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

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

時有之然或欲呂成王業若周公誅或欲呂定霸功若齊桓公皆所謂

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元其根本而能全

於長世者也若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

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京於周紀侯譚之遠祖者幾

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譚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于武公立

子厲公立于文公立于成公立于莊公立于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

公立于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

後漢七十一日下

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

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藥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

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

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

讓之言況我疾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

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無慙

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已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

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天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

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

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

人將啟之莊公遂置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六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

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

瞽叟愛後妻于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

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管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

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商奄之

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

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

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紳然有餘當以

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

也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勳

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

若其秦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集

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

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已假曠翔操知譚詐乃呂子整娉譚女曰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鄆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

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

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

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楊曰受命以出有

死無墮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左傳曰天實剝亂也是呂周公垂

涕已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友獻欬而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

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呂

續賢兄立我將軍呂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

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

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

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

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

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

默呂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

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呂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

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伏惟將軍至孝蒸

保險譚進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呂聰明行之呂敏達覽古

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

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許規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

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呂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

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

躬布體呂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呂賜環

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為內應開突

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篋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

籠狀又置艾寇即入下配覺之從城上呂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

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

鑿澗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

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呂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

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邯鄲

為營漳水之曲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

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服呂示城中城中崩沮

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

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用反呂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

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

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

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

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全尚毋妻子還其財寶高幹呂

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

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

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

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走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

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

之趨音促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

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

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

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呂次歛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

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

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

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呂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

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

姊宗族稱弟也

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

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

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

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

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

其郡猶可已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已為功乃先置精勇於殿中

然後請尚熙疑不欲進尚強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

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

顛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為玄

免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遷為本郡守在职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

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

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

小石為足度已為已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社主土地明當布土地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

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

海收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為猶置也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

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

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

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姿

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

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

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到金飲之而死詔書已表為荆

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為賊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

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鄢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畫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荆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若表術因

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

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

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曰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

才用威德既行疆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荆州

八郡漢官儀曰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

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眾唯

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

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曰觀時變

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

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死餘眾退走略典

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窺岷山中堅乘勝夜追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擊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

同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呂表為鎮南將軍荆州牧

封成武侯假節呂為已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

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已窮來主人無

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

遂皆服從獻帝春秋曰濟引眾入荆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眾而退劉表自責以為已無實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

表北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

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於是開土遂廣南接

五嶺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

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

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

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

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闔宋忠等闔音開撰立五經

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
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

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

故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

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

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

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呂向江漢

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呂附曹操操必重德將

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

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

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

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

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
加重思表呂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

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呂為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

也詬罵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

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

之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

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家在

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呂琦貌類於已甚愛之

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

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

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

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已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之眾聞而傷焉遂已琮為嗣琮已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梯瓌璋博達有知人鑒識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已觀天下何為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已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已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已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已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

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已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已自存也誠已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

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操已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已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已

嵩為大鴻臚已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已疾退終表世不仕操已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已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已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志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佞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

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恨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儷漢舳雲屯冀

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陳前書音闕圖訊鼎禋天類社

義曰舳舨後持柂處也左傳曰黃之北土馬之所生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

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禘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與師故祭之矜彊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之又曰惟時亮天工回皇家孽身頽業喪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為禦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遠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後漢書七十四下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肅宗時徙

竟陵焉少任州郡呂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

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

呂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

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呂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阯呂避時難議

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郝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

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

益州牧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呂本

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

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雒縣殺郝儉

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及雒屬廣漢郡及蜀郡犍為郡馬相自稱天子

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

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到呂龍

為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存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

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呂為督義司馬遂與別部

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

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呂自尊大乃託呂它事殺

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為太守任岐及

賈龍並反攻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

千餘乘重輿也焉四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

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

焉焉留璋不復遣與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

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

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

疽背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躄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呂璋為

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呂躄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

僭擬乘輿器服躄曰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初

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呂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

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躄

之在巴中甚得眾心璋委之呂權躄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

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

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躄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

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呂羲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

渝州巴縣張魯呂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

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
 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
 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
 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曰拒操
 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璋主簿巴西黃權諫
 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主先
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
虛斷圍南軍收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
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梟名梟即今曰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已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
 累自倒懸於州門曰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
 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
 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蕭懼禍及已乃曰松謀曰璋收松斬之

蜀志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
肅公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闡誦
異之勅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
 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
 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已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膚草野者已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安公
今荆州歸其財寶後已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於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明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
 山中山在今益州造作符書曰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
 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
 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曰誠信不聽欺
 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
 亭傳傳音陟縣置米肉已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

犯法者先加三原

原免也

然後行刑不置長吏巨祭酒為理民夷信向

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偷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

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

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

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

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

遠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

至陽平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

萬拒關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

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

降閻圃諫曰今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

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

其意未遂今日之走巨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

甚嘉之又召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

將軍封閻中侯邑萬戶

閻中屬巴郡今隆州縣

將還中國待巨客禮封魯五子

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

庶乎見幾而作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行

則僭奢之情用

衍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

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

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

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已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文宇子議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劔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已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已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畱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

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已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已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呂袁氏出陳為舜後已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觀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顯

奕代又曰 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

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

欲徵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

呂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眾之

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

部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

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左

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

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潛

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女德爭盟劉備也是呂未

獲從命彘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

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

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呂

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

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

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效忠守節呂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

苟呂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

議致憎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

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呂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呂竊號告呂

後漢七十五

王肅注家語曰言

若丘陵之漸透遲

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呂土地之廣士人之眾

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

先河內人司徒歆之孫也

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

部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

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

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

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

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

是呂未

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

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

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蕪陽水經曰蕪水出江夏蕪春縣北山鄴元注云即鄴陽注于大江亦謂之鄴陽口巨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

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

爲術沛相術巨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巨給飢民術聞怒

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巨一人之命救百

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

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

勝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給之

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見術輒垂涕術果以

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自下飢

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

曲陳簡雷薄於潛山

潛縣之山也潛今壽州霍山縣也潛音潛

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

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

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

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戶百萬巨彊則莫

與爭大巨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

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

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簞牀而歎

曰簞第也謂無茵蔕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

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爲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

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爲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

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巨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

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曰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呂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呂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呂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呂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呂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呂

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呂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呂為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

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畱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
呂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畱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
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
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
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
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
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
陳畱地平四面受敵
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為人豪而反受制不呂鄙乎今州
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
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
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
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

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畱超將家屬屯雍丘
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備領
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
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
兄基等男女二
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章休南弟
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
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
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將軍伐之令術復明
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呂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
對戰憑將軍威靈得已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
敏奉已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
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
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
郡故屬東海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
復至乃具車馬迎備已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
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

沛即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已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呂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管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呂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婚則徐楊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

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

基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惴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鄰國謀議將與兵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呂相付令陰合部眾呂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

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

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

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七謀無素定素舊也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

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離也布

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

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

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已

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

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

幣已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為人飲酒不受

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名陷陣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

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尅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

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眾整齊每戰

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

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

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

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屏其師者停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為順所敗操

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

曰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已

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

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

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

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

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

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壅圍之壅沂泗呂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呂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呂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呂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呂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

董太師乎操領之

杜預注左傳曰領

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蜀志曰備顧

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

用宮言呂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母何宮曰老

母在公不在宮也夫呂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

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

固請就刑遂出不

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呂希後福

王莽改益州曰庸部

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

布亦翻覆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蜀川中鳳凰氏國也周南

後漢書七十五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

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人之情偽盡知之矣

見稼穡艱難百姓

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弊

前書曰莽春夏

身衣大練色無重

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為官奴婢男子五女子步傳頭琅瑯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除肉刑也

身衣大練色無重

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持珠玉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

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

呂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籟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已

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

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

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

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

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

已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

規諷殷勤已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不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郎朝廷悚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

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廡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並已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

已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

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

顯迹已為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已自

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

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

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

是含涯澗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涯故城在今廣州含涯縣東澗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

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

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

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

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

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

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

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

年徵還光武欲已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

勅已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

錢人五千也

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

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

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愛蠶食也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

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充

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

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

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已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

年十九迎官驚其壯也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

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已師友

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已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已周窮急

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晚反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

末大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窓牖中有石牀可寢處志不降辱

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

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

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

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光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

自臨殯不朝三日是已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

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

子畱洛陽九真俗已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民常告糴交吐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

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

適

反丁歷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已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已下各省奉祿已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已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已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

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遣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已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王景字仲通樂浪訃邯人也訃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

山中因而家焉父閔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集沛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閔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閔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受河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已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

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已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已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已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執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洞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洞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已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

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

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曰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鳥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

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敷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

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鵠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

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官初景曰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

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輿之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

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曰彭貴人兄

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樓上琅邪開陽縣土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曰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

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曰定六親長幼

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曰八月致酒肉曰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

田數十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

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

詔書曰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郿人也郿縣故城在今梓州郿縣西南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

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

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

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已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已簡

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

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已方略討擊悉誅之

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已屬稚子終無侵犯

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

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已平正

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

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已誦數發擿姦伏誦詐數術也京師稱歎已為

渙有神算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歛致奠醊已千數醊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酌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

設祭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

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

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

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

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

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已為理

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太司農朱邑

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太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

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已黃金百斤策賜其

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

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

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

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

今呂渙子石為郎中呂勸勞動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

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雷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

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

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

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申呂

劇令勃海任峻補之

劇縣名屬北海郡

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

不得旋踵

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逃王隱杜預注云逃遠也別與逃通

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

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

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服常單步荷檐上下

會稽陽羨人也

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

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曰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

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時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

產呂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

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曰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

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呂求得分財自

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已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

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

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

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願殺

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

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

俗

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

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

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十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

歌曰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馘

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

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

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

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

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

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

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霍諸傳也宜戮訟者已謝冤魂庶幽

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已

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

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買羅糧食買易也先時宰守

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

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

病苦及利益之事也益之事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已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

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

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

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

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

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晉平公

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

盡謂曰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曰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曰稀見為貴槩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

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曰斗筭之

姿趨走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

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闔腦乃播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見韓詩外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已

養兄嫂有閑暇則已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

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已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

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已一身救百姓遂出穀

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有高節已

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

故叔遼已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已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

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已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

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

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

尚書

後漢七十六
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呂母憂去官
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
貴執呂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呂疾去官時冀妻兄孫
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
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
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暲同心輔政號為賢相
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呂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
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曰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誥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
不省竟呂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
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然
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呂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

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
受業呂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呂仁惠為吏民所愛母
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
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
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二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頗
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
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龙雜也老者眉雜白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
人齋百錢呂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
府下車呂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
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

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呂陰霧愆陽免
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
太尉二年呂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
約省素家無貨積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已
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呂老病卒於家弟
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
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使董卓入洛
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
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與平中
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
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
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畱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菑陳畱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少為書

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捕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

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

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呂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

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

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耕耘已時此非惡

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

欲致子已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

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呂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元

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謂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

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

成佳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鳴臬即鴟也時考

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已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

後漢書卷之六

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覽曰已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

賢之路時渙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已一月

奉為資勉卒景行卒終也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

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

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

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

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已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

遂請畱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已疾

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已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

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

卒三子皆有文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仲也琅邪姑幕人也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

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已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

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

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

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

職人行善事者皆賜已酒肴之禮已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

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

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

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

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

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踴躍自奮遂令

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

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暗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
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
茂才不就卒于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噁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急響銜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亨鮮老子曰理大國者若亨小鮮也推忠已及眾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則眾病自蠲除一夫得情千室鳴弦沈約宋書載曄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

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曄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序論筆執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占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循吏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循吏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

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後聞奏也肆情

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甯成為濟南都尉而鄆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良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眾入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至於重支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狂也窮極也言遷怒

故乃積骸滿筵漂血十里筵阮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

溫舒有虎冠之吏主溫舒為中尉窮案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執摧勒公

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執摧勒公

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

前書濟南聊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郡都為濟南守至則誅聊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

自中興呂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

姪侵虐天下

爾雅曰兩婿相謂曰姪

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

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

相到官呂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上工呂為當有

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呂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

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召丹前附

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

劇獄之獄

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

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呂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

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

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

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狀對言水丘岑

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呂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

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

境呂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呂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

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

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

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呂奴驂乘宣於夏門

亭候之乃駐車叩馬呂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

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呂理天

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呂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

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
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謝承書曰勅令請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

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已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
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

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
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隨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

之呂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曰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後官至
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
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召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

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饌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

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
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

耕田種樹理家之理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

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呂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
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之子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不入

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已爲後人

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

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

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

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

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緝鳥羽以為衣也前書錄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

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

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

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

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上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章聞即發兵千人馳

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

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

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

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言狀上帝悉已所

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已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

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

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君長不肖使牧黎

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

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收考姦臧無出獄者已威名遷

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為州內所則

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

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

廉潔無資常築塹已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已為郎再遷召陵侯

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為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

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

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

鈴下

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

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

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

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曰對紆厲聲怒曰本問

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曰激

切為事貴戚跼踖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

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

口篤曰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

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貫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

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

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

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仆也紆什蹄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曰待其禍然篤等曰紆公正而怨隙有素

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

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

事之如孝子之於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辭也

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

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

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

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懲

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永惟王莽

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

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

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

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

續漢志曰決曹

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

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

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

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悖亂百姓侵寬及昌到吏

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

縣疆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

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

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

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

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巨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

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

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

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按殺之又

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

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

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

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

奏處議處斷也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巨嚴苛過理郡守收舉

收舉舉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

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

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

見枉舉昔齊桓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巨不

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効
 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
 天下大旱司空張顛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
 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曰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
 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
 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曰勸學者臣聞傳曰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翽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茂斗
 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
 鳥篆盈簡八體書有二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
 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
 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蠅或音它外反是巨口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曰昭勸戒
 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

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已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已消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
 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
 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
 袁赦封易易音吐盍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
 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
 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
 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已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
 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已大室萌口箠
 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
 曰賊臣王甫盡没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已次表

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膝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膝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校拭也音亡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曰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曰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已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日罪名也夏月腐爛則已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體處而畫之犯官者雜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渝渝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

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已相洽化，導不能已，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

之致刻深之吏，已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

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已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

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臣斷斷倚孔安國注云：斷斷倚然專一之臣也。故

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已寬恕為化，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孤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

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已，笞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而猾惡自禁，人不

欺犯何者？已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頻亦反。仁信道孚，故感

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

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由一邦已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

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斯人散矣，機詐萌作。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暴為政化之本，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也。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去殺由仁，濟寬非虐。

末暴雖勝，崇本或略。

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

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

春秋繁露曰：君者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

此言酷暴為政化之本，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也。

酷吏傳第六十七

魏川屯鳳蘭
氏庸固南

後漢書七十七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後漢書七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

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閹即別足者寺人掌女

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開閉

之屬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然

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呂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呂役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

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偃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

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秦

不思然而有得焉我死之後爵之於朝也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史記曰商君入秦

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若庸謂薦鞅及相如也

伊戾禍宋

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季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刀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漢興仍襲秦制置

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呂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

后稱制迺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

季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季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

故請奏機事多呂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

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典服志曰禁門曰黃門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呂佞

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

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

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

鄭象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慙惡也音大對又謂誅實意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

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呂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

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呂金璫右貂兼

領卿署之職鄧后呂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

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

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

永巷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闈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呂五

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

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

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邕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

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故也漢之綱

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劔金玉珥揚

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呂十數封諸侯各以其

於州國南全和寶冰純霧縠之積盈仞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子弟支附過半史記曰往往其置

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注曰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妃嬙貴者嬙音牆前書曰初爰盜為吳相

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呂自銜達前書曰史遷熏香呂刑所呂海內

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雖忠良懷憤時或奮

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鈞黨謂李凡稱

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

之執力九服已見上群英謂劉而呂凝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呂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

鄭眾字季產南陽隼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

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竇太后

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

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

呂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遊音中官用

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鄭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鄭音

嗣閔卒于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眾曾孫石讎為關內

侯

棘陽縣有鄭鄉

友說文曰南郡

棘陽縣有鄭鄉

棘陽縣有鄭鄉

棘陽縣有鄭鄉

棘陽縣有鄭鄉

棘陽縣有鄭鄉

棘陽縣有鄭鄉

棘陽縣有鄭鄉

棘陽縣有鄭鄉

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自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黄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自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迺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自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相州記曰：未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日也。元初元年，鄧太后自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自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

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迺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曾孫，林父之後。東觀自

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

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

政事。小黄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惲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黄門江京自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京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竝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迺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王自嫡統，本無失

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閭顯事迺可成
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
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竝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
薨閭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
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
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順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召李閏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
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
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召下從輦幸
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
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召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
將閭崇屯朔平門召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

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召詩所將眾少使與登
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
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
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
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
墮車左右召戟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
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
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閭
顯兄弟謀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
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
作音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為信今暮其
當著矣漏盡光為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
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
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

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懷忠憤發戮

力協謀遂埽滅元惡已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詩大雅也

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

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

平原孟叔為中盧侯中盧縣屬南郡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

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

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褒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陳子為下雋侯下雋

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

有差李閏已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

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

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

怨恨恚對恚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往

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

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

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追贈車騎

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

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淩為高望亭侯四

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

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

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

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

娥奪爵歸田舍惟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

後漢書卷之八

後漢書卷之八

後漢書卷之八

後漢書卷之八

後漢書卷之八

後漢書卷之八

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已無過獲
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
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
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
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動士類昔衛鞅因景監呂見有識知
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
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
后已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
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已定策功皆
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
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

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
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已劾騰請
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為纖介常
稱暠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為司徒告賓客
曰今身為公迺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
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表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迺與少子疾避亂
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
人悺音工奐反又音縮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
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
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
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拊與鉗古字通用音其炎反莫有言者帝逼畏久

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迺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臣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幢兩幢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幢者本兩或作兩也皆競起弟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芻耗施於犬馬耗以羽毛為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臣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竝臣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幸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悺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

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迺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曰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已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曰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竝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曰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

貨遺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迺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曰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曰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曰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又音房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曰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

宮省又豫作壽冢

生而自為冢為壽冢

石椁雙闕高廡百尺

廡下破人居室發

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

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

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

御進也

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

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呂

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

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呂定策封長

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

共音恭

中黃門王尊長

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呂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

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

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

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今事必成天下得

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

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為塞通用

賜瑀錢五十萬餘各

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

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

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

何人不知何人也

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

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

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呂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

立

不得書闕主名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呂御史中丞段熲代猛迺四出逐捕

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呂他事奏猛抵罪

輸左校朝臣多已為言迺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
桓帝弟勃海王惲謀反誅之呂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
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
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
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
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
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
郎中梁人審忠呂為朱瑀等罪惡所感迺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
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
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
仁者遠論語
文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
相思
實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實后傳誅
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

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撞音直
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
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
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
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
御水呂作魚釣水入宮苑
為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
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
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已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呂雉之變故獲中
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
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
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
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
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
曹節等也昔秦信
趙高呂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闢使守
舟吳子餘祭觀舟闢人以刀殺之虞公

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呂不用宮之奇子家駒呂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

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呂不忍之恩赦夷族

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

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呂答

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呂絕妄言之

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

養子傅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

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呂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

敢當帝迺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

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呂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南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

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

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輾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受茅土開

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為

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下

比群佞陛下惑其瑣才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

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

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呂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

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

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

數呂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

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

愁則西宮致災

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況終年

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曰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曰使民民忘其勞

悅曰犯難民忘其死

易兌卦象辭

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

行其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

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

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

楚辭曰圓則九重

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

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

閣相接丹青素壁

郭璞注山海經曰壁似土白色音惡

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

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

矯正也佛戾也音扶拂反

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

對尸子曰

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

杆梳屬也音于字亦作孟

上之化下猶風

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

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

士有渴死廢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

也

說苑谷犯諫晉文公之辭也

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

節王甫等曰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

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

飛條飛書也

群臣皆曰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

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

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

髮服戎功成皓首

垂髮謂童子也

歷事二主

謂桓帝靈帝也

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及頽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呂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時帝多稽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蔽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呂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

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呂記過則不當學也不

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

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疵與疵同也

願陛下詳思臣言不呂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

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迺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憚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竝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憚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呂為諸博士試

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已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已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刑誼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感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迺率諸蒼

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已珍玩

賂之佗分已遺讓讓大喜遂已佗爲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卽拜佗

爲涼州刺史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

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已能興兵作亂萬人所已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已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已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竝出家財已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

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諤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迺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已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錢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

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已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已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勿積其中勿滿也又遷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迺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潛澤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蓋因此以莊帝也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

後漢書

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

北郊路呂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

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

四海復呂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

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呂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

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

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

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呂嬖色取禍夏以妹嬀

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嬴氏呂奢虐致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

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

者形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

未鑒其敝卽事易呂取信加漸深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

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

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

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竝行

情貌相越越遠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

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音茂

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呂亦

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迺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卽寺人之職也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善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

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

禮記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

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呂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

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

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豆干戚之容備之

於列遵豆禮器也竹謂之遵木謂之豆干戚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方領直領也委它行

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

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

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大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
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曰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曰

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碎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

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漢官儀曰碎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園橋門也園繞也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

別立校舍搜選高能已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

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

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

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

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已網羅

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

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

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

之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朋友

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草注云鞠窮也牧兒莠豎至於薪刈

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迺更修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

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

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

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已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

禮生皆使太學學生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已浮華相

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

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已合其私文熹平

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

已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

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

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呂後參倍於前及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碎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

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迺制為膝囊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

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已詳

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已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

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迺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雠

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雠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

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

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已古字號古文易又

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施孟梁

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山陽郡諸本作昏者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

禮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季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

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車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

常備列典儀呂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已射菟管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曰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曾魚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管之詩而為節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已昆多聚徒眾私行大

禮有僭上心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

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

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運年火災昆輒向火

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運年火災昆輒向火

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迺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迺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呂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呂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

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姓鮭陽名鴻也鮭音胡瓦及其字從魚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亦呂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迺肉袒呂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呂戟又政傷胷政猶不退

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
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
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
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已報殊寵而驕天下英
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已
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
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已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
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
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
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于官

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
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已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
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
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
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世已為嚴帝怒曰
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
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已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迺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偷生苟
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已侍中兼

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
通輒奪其席呂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
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
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
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已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
已追之里落花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
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
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已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
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
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字伯和歐陽

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為
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
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
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
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歛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歛八世
皆為博士歛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
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歛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
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
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歛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
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餘人

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臣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臣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廩長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迺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弁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斬長續漢書曰弁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弁翔翔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

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曰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召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

義高堂陰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曰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曰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

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

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

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碎大司空

府帝曰敏博通經記今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敏對曰讖

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

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

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意

不罪而亦已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吁忘食夜分不寢

也 自巳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水子期皆知之子

期可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垆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垆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斲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墜垆有泥墜之也 墜音於各反墜音莫干反蠅翼薄也 後三遷長

陵今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

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

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 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 已

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

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已未冠謁去 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 師事

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

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

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

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莽改十乘國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哀冕之志各從所

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

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

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

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二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中公

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年好

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舟車官賣鹽鐵也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

郁儵和之曰儵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無儵言儵音仕鑒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默然

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

請吏受訊僖已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已

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

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

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已

致之故不可已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而德澤

有加言政教未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

應俊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

計徒肆私忿已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

易慮已此事闕陛下心自今已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

臣之所已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

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已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

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

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

長恐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 然後群臣

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

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

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

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

巡狩還過魯幸闕里巨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述者七十二人作六

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巨上者六十

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

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敕

里此迺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

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巨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

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

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竝十餘歲

蒲坂今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

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

迺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

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

之舉季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迺封

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及王莽敗失國建

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

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賢臣

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二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季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

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
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太子裔孫子德倫為褒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呂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竝碎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閭太后呂其專任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迺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呂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呂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豐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服其誅而豺狼之

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呂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呂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呂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徵呂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呂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呂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迺留河內朝歌呂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迺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幽谷升于喬木寵呂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呂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

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遁逃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
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
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終



後漢書七十九上

